



龔家寶 著

三幕五場劇

台島之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行

排演及改編本劇請先徵求作者同意

(此處空白)

台島之夜

第一次公演演員表

(出場先後爲序)

關知本	唐槐秋
曲爾超	毛燕華
徐麗蓮	白虹
梁文愷	張然
胡浩	湯一鳴
李明志	戴涯
司機	常明
董思清	冷子
鍾志成	李文江
梁母	蘇之卉
搬運工人甲	藍天
搬運工人乙	武英濤
搬運工人丙	徐威

前 言

這劇本，是受了西蒙諾夫的俄羅斯問題的啓示而寫作的。當然，文筆的優美，命意的精警，對白的幽默和含蓄的深長——在任何尺度上，都不足以方其萬一。

儘管如此，這還不是筆者個人的產物，它是一篇集體寫作。小鷗和元寧澈頭至尾地參與了這工作：無論在人物的刻劃上，故事的結構上，主題的肯定上，情緒的醞釀上，……提綱，發展，分幕，分場；甚至於每一節，每一句，都經過詳細的研討，認真的辯駁，意見由紛歧而漸趨一致。

整個的寫作和修改時間，經過了五個月。

由於俄羅斯問題寫得太多，而中譯本的文筆也太好，有許多對白使我們愛不忍釋，以致儘可能的搬了些過來，寧願冒「偷兒」之不韙。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們時常發生這樣的感想：爲什

麼西蒙諾夫就能寫出這樣好的東西，為什麼我們就寫不出？西蒙諾夫——我們這位偉大的蘇聯朋友——他還那麼年青，為什麼就能產生這許多偉大的作品？經過了反覆的思考，研究，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意見，那就是說：西蒙諾夫的才能，不僅是他個人的，而是他的國家，他的人民賦予的；只有在蘇聯那樣的國家，那樣的社會，才能够產生那樣偉大的作家。只有像西蒙諾夫那樣參與了實際的鬥爭，具有了那樣豐富的生活體驗，那樣深刻的政治修養，和那樣真實的無產階級感情，才會產生那樣偉大的作品。

我們的國家已經開始走上了同一的道路，我們是有希望的。

×

×

×

全國人民唾棄的蔣匪幫殘餘特務頭子們，窮途末路，向美帝搖尾乞憐，支持他們盤踞在台灣，壓榨台灣的同胞們；而美帝華爾街的戰爭販子們，在他們侵略亞洲大陸的夢想中，正好利用這批亡命徒作他們的走狗，狼狽為奸地企圖把台灣從祖國的領域裏分割下來。

我們決不容許他們這樣做！我們賢明的政府正在計劃周詳地佈置着解放台灣的種種措施，我們英勇的第三野戰軍正在磨拳擦掌地等待着完成解放台灣的光榮使命，我們全國的同胞都在熱烈地支援着解放台灣的進軍準備，而處

在水深火熱中的台灣同胞們，更是何等迫切地期望着投向祖國的懷抱呵！

台灣的同胞們正在等待這個時機，到了時機成熟的時候，馬上就會接應渡海的大軍，爭取台灣的解放。反動派妄圖矇蔽台胞的耳目必然會得到相反的效果，沒有一個正直的中國人會甘心被特務頭子們所利用，正如同本劇中的梁文愷一樣。

全國人民的心裏都燃燒着把匪徒們澈底消滅在台灣的火焰，這劇本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與情感而寫作的。

× × ×

隨着全國解放形勢的開展，我們需要很多很多新的文藝創作；這種需要，尤其在劇本方面，不曾得到滿足。適合於演出的多幕劇，只產生了數得清的幾本，所有的劇團都在鬧着劇本荒。

最主要的原因是創作的態度嚴肅了，誰也不願再胡亂地寫一些無聊的東西，這種現象是好的。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兩個原因：第一是許多有修養有成就的作家，現在已成為領導幹部，或是擔負了比寫作更重要的行政工作，他們一天忙到晚，完全失去了執筆寫作的時間。第二是老區的文藝工作者尚未熟習都市情況，而新區的文藝工作者則尚未熟習工農大眾的生活；因此，大家都不敢寫。

當然，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工農兵，每一個文藝工作者，必需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學習，體驗工農大眾的生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結合起來，才能產生真正的好作品。但是，當我們自己尚未進步到那樣一個標準的時候，是否也可以利用一些時間，來寫一寫自己所熟悉的東西呢？譬如說吧，對着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至於民族資產階級，來做一些團結工作，啓發工作，鼓勵他們誠心誠意地爲人民服務，爲生產建設服務；在今天，似乎也還是需要的。

爲了解決劇本荒，爲了掀起劇本創作的熱潮，我們應當鼓起勇氣，努力寫作，並且要大胆地發表它，演出它；讓我們作品的缺陷，經過廣大讀者與觀眾的考驗而得到改進。這就是「台島之夜」敢於以這樣貧乏的內容，這樣幼稚的姿態呈獻在讀者，觀眾面前的原因；它是一塊「磚」，但是希望引出許多「玉」！

×

×

×

這劇本寫作之前，葛鑫同志給予了一些資料；草稿完成之後，文委會，劇協，大眾文藝創研會好多位同志細心地審閱並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沙漠同志且參與了反覆的修改。連同槐秋先生的督促和幾位先進的鼓勵，筆者敬致虔誠的感謝！

家寶 1950.6.24. 凌晨

故 事

正當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狂歡地慶賀着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逃命在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却依然扮演着欺騙，恐怖，荒淫，無恥的醜劇。

特務頭子陳誠主辦的台北日報社裏，走狗社長關知本和總編輯曲爾超正在計劃一個騙局——他們的主子奉了美帝的命令，限期出版一本書，一本誣蔑解放區的書。他們考慮到這種毫無根據的謊言不會有人相信，所以想利用一個過去比較進步的作家來寫這本書；把毒藥包上一層糖衣，或許能收到一些效果。

他們選中了梁文愷，把他從香港騙到台北，用種種方法迫使他擔任這件出賣人格的勾當；除了威脅利誘之外，還慫恿了徐麗蓮——梁的愛人——用感情來拖他走向墮落的路途。

梁文愷不肯幹；但是他有一個最信任，最知己的朋友李明志，李勸他接受關曲提出的辦法，先回祖國去看一看，回來再寫這本書。理由是作爲一個真實的報導者，應該體驗實際的情況，現在關曲要他到解放區去走一趟，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等於替許多被矇着眼睛的台灣同胞看清祖國解放後的真相。至於「寫」的問題嘛，李認爲應當照實寫；假如因此而激怒了反動匪徒們，以致本身安全遭受威脅時，李至少可以幫助他離開台灣。梁在那時還缺少明確的政治認識，並且相信了這些話，因爲李正在另一國特系統二陳之下担任要職，他經常利用反動小朝廷各派系本身間的摩擦，暗中協助許多愛國志士脫離險境，雖然他表面上僅僅是一個落拓不羈的醉漢。

梁文愷接受了關曲的辦法，和徐麗蓮結婚以後就出發了；在祖國細心地觀察了一個月，又回到台灣。

×

×

×

在台北市南郊，徐麗蓮佈置了一個她認爲理想的小家庭，等待着文愷的歸來。她希望這舒適的家庭生活能給予她丈夫以滿足，但是，從解放區回來的文愷已擴展了他的胸襟，不再是一個狹隘的個人主義者了——祖國新生的力量教育了他，使他模糊的意識清醒了；他認識到共產黨的

偉大，認識到人民大眾的偉大，他明白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是如何驚人地在進步着，發展着。

他必須寫這本書，李明志帶了一位女速記員董思清來協助他的工作。

梁文愷現在所担心的，就是如何應付目前的環境——如果他照實在情形寫，那就等於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如果他照反動派的授意，把事實都歪曲了，寫一本造謠欺騙的書，他又不肯那樣喪心病狂。

起初，他想用一種中間派的模稜筆法，含含糊糊地寫一些不着邊際的謊言，然而他失敗了，因為他的良知尚未泯滅，他頭腦裏反映解放區的景像，除了歌頌以外不可能再用其他字句。

他煩躁地徘徊着。坐在一旁飲酒的老李看透了他衷心的矛盾，幫助他檢討了這個問題，並且提出了幾年前他倆在學校裏所說的一段話——彼此立志要做真實的人，永遠說真實的話，寫真實的文字。

關和曲不會想像到梁的轉變，依然在施用那些無聊的招搖手法，預先替這本新書大肆宣傳。

台灣的青年們注視了這個問題，經過了研究，討論，調查和聯繫，他們推了一個代表來拜訪梁文愷；懇切地

代表全台灣愛國的人們向他們斷定必將忠實報導的作家致敬。這一個鼓勵加強了文愷努力向上的熱忱。

這時，原來和文愷同住在香港的母親突然來到台北，她聽說文愷正在替反動派做一件違反人民的卑劣勾當，她嚴厲地斥責了他！文愷不透澈的解釋更激怒了她，她說：「如果你放棄你的人格，我也放棄我叛逆的兒子！」

這一連串的事情不是偶然發生的，是經過了佈置而對梁文愷施行的教育。

夜晚，從關知本壽筵中回家，麗蓮興高采烈地敘說宴會的盛況，文愷不耐煩地沉默着，他更清楚地判明麗蓮的思想是和他越離越遠了。

夜深了，梁獨自徬徨，焦待着約定來宿的老李。寂靜中他忽然聽到遠處有格鬥的聲音，繼而一聲慘叫……他急忙奔出，發現老李身受重傷，倒在附近的路側。他竭力把李扶掖到家裏，已經奄奄一息了。李明志用最後一口氣告訴文愷他自己真正的身份和被法西斯匪徒謀殺的事實，他含笑勉勵文愷，要他堅決鬥爭到底！

文愷目擊摯友壯烈的犧牲，摸到他胸口鮮紅的熱血，憤怒燃燒起反抗的火焰，他決心不顧一切，踏着亡友的血迹前進。

×

×

×

十天過去了，在外表上看來，一切都很平靜，只有在梁的書桌上多了一張老李的照片。這一天，正是限期完稿的日子，徐麗蓮高興地準備着慶祝的節目，關和曲也設下了爲梁慶功的晚宴。

而梁文愷和那位堅毅的速記員董思清，也順利地完成了工作，寫好了一本忠實報導解放區的書稿，名曰：「解放了的中國」。書稿由關派人取走了，他們感到無限的輕鬆，因爲精神上已經卸脫一切負擔，雖然梁明知面對着的禍患是何等嚴重。

徐麗蓮終於發現了這本書的真實內容，她驚慌得哭泣了！結合了才兩個月的夫婦顯然已站立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

黃昏，關和曲怒冲冲地來了，他們依然搬出了威脅利誘的手法，想要文愷翻改那書稿；文愷毫不考慮地拒絕了，但關曲却很希望挽回，作好作歹地替他保留了再加考慮的時間，延至明晨解決。同時警告他如果不肯妥協，除了必將失去一切之外，更會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

文愷沒有任何興趣再向他們爭辯，淡漠地看着他們走

出去。

麗蓮明白了文愷的決心，瞭解了他倆思想上的分歧，判斷了共同生活下去的不可能。她確實是愛文愷的，並且因為這次的事而更尊敬他；但她沒有勇氣跟他走上一條進步的道路。當她含着淚向梁告別時，幾乎不能自持了，她遇到了文愷冷靜的眼光，掩面離去了。

子夜，梁獨自留在傢具已被搬空的屋子裏，鎮定地等待着特務們的到來，陪伴他的是李明志的照片和遺留下來的酒瓶。

他沒有白等，月色中一個人影闖了進來；但，那是他的速記員董思清。梁驚喜之下，才知道老李早就安排好了；這時，董和其他愛國志士已經佈置好了，接應他到山裏去，到千千萬萬台灣人民反抗暴力統治的根據地去。

謝雪紅說：「台灣有五十萬受過訓練的人民戰士，正在等待一個號召；他們將配合解放大軍的進攻，在台灣每一寸土地上，奪取反動匪軍的武器，爭取台灣同胞們的自由解放，投向祖國的懷抱……」

台灣的黑夜就要過去了。

台 島 之 夜

三 幕 五 場

第一幕：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台北日報 社總主筆室

第二幕：

第一場 五十多天以後。

台北市近郊，梁徐寓所。

第二場 同日夜晚。

同前場。

第三幕：

第一場 第二幕後十日。

景同第二幕。

第二場 同日夜晚。

同前場。

人 物

梁文愷：自命爲無黨無派的文化人，年三十七八，是一個相當有名的作家。

徐麗蓮：台北日報社總編輯室秘書，年約三十。

李明志：梁文愷的同學和好友，年約四十；他表面上擔任了國民黨匪幫CC系某報社的秘書，暗中却是一位人民戰士，他爲了掩護自己的工作，成天喝酒，充份地顯露了落拓不羈，沉湎於醉鄉而無所作爲的姿態，實際上却是一位非常清醒，非常堅強的革命工作者。

曲爾超：台北日報社總編輯，年四十餘，文化棍徒。

關知本：台北日報社社長兼總主筆，年近六旬，是國民黨匪幫陳誠系統下負責宣傳的走狗頭子。

胡浩：台北日報社的一個外勤記者，無聊的傢伙。

梁老太太：梁文愷之母，年約六十，參加過革命事業。

董思清：二十多歲的女速記員，人民戰士。

鍾志成：台灣當地的青年學生代表。

司機：一人。

搬運工人：三五人。

第 一 幕

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

地： 台灣省台北市，台北日報社總主筆室。

人： 關知本 曲爾超 徐麗蓮 梁文愷 胡浩 李明志

景： 這是爲台北日報社的總主筆室，由於這位總主筆先生是兼差，他另外還有經常辦公的房間，所以這間屋子處處都顯出它是一種額外的設備，室內相當簡單，只有一個門，門上玻璃書有「總主筆室」字樣，沿右壁置掛衣架和長短波收音機。室左有一大而精緻的辦公桌，桌上電話檯燈及其他陳設齊全；桌後一把大的皮轉椅，兩側亦各有較小的椅子。壁上懸蔣介石，宋美齡，陳誠，杜魯門，麥克阿瑟等巨幅照片。

幕啓——短波無線電正播送着毛主席的宣告，關知本獨坐辦公桌後，側面靜聽着，頻頻吸着手上的雪茄烟，掩不住心頭煩躁。

廣播的聲音 「自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政府背叛祖國，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戰爭以來，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中。幸賴我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援

助之下，爲保衛祖國的領土主權，爲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爲解除人民的痛苦和爭取人民的權利，奮不顧身，英勇作戰，得以消滅反動軍隊，推翻國民政府的反動統治。現在人民解放戰爭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全國大多數人民業已獲得解放。在此基礎之上，由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份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集會，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毛澤東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歡呼聲、鼓掌聲、「萬歲！」聲雷動——

（關心煩意亂，重重丟掉指間尚未吸完的煙蒂，起立，憤然將收音機關熄；在室內徘徊，搔首，又將收音機開啓，雄壯的聲音繼續宣示着：）
……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門啓，曲麗超入，開廣播聲，驚訝。）

曲：（入，急閉門）老總，這是北平的廣播嗎？

關：（點頭）現在不是北平，而是北京了。不要吵，聽下去！